

Name: 懷

Country: 香港

西歐隨筆。I was never less alone than while by myself

我喜歡天空，
因為人只能仰視遠觀，彷彿可以去掉浮躁驕縱，回復平和與謙卑。

回港前夕，我們一行人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國餐館用晚膳，
玻璃窗前有道小小的水晶垂簾，
折射著烏絲燈泡淡薄的光暈，
摻和窗外古老大教堂的景致，添了一抹朦朧的情態。
霞光初現，雲層盪漾著水彩似的柔和清麗，
大哥說那稱為「magic time」，是攝影的最佳時間，
因為那時候昏黃的光線充足而不霸道，無論人和景物都會漂亮幾分。

我凝望那短暫的「magic time」，時光在慵懶中流逝。
呷一口普洱，雖然味道不怎麼樣，舌尖殘留著少許苦澀，使我驀然想起京仔的呢喃吟唱。

曾經看過一本書，
作者說歐洲人口比較疏落，所以相對孤獨不合群。
古代歐洲的思想家，對著渺無人煙的平原與海岸，
反覆思量「我是什麼？我存在的目的是什麼？我為何是我？」等等的問題，
故此他們的自我意識較強。
但中國、印度的人口高度密集，一覺醒來就要面對叔伯兄弟三姑六婆，
凡事都得遵從禮教習俗，奉行別人定下來的規矩，服從長輩鄉紳，
鮮有機會想到自己，自我意識較薄弱[1]。

旅程到訪多個國家（有時一天兩個國家），
坐在長途旅遊巴士上，除了看書，就是看那天地相連的風景。

平原無垠，剛收割的莊稼剩下一簇簇短小的殘肢，田地更見遼闊。
我幾乎沒有看過萬里無雲的晴空，
儘管陽光燦爛得不得了，仍有厚重的雲層飄盪，層次分明，彷彿起落有致的水墨畫。
它沉重得像要壓下來似的，
灰白的蒼茫偶爾透亮著上帝創造的光，
光柱從雲端的隙縫灑落到地上。
二哥說玩攝影的叫那做「耶穌光」，我想了想，不禁失笑。

人在曠野，天國近了。

我想，天國有上帝，也有平靜。

荒蕪伴隨沉悶，孤寂如影隨形。

香港人視沉悶如洪水猛獸，只會沈溺於廉價的娛樂和即時滿足，故此社會日漸愚昧膚淺。

大眾娛樂使我們變成不思考、不反省、不獨處的「沙發上的土豆」(couch potato)，因為不習慣，而且早已不懂。

我們把時間花在無關要旨的事情上，

無暇顛覆荒謬的現狀和建制，

放棄思考生命的本質。

美國開國元勳 **Thomas Jefferson** 說，要活得自由，就要時刻保持警惕。

沈悶可以用來抵抗消費主義，也可以擺脫對大眾娛樂的病態依賴，

閱讀使我們更懂得善用孤獨[2]。

然而香港人從思考到時間都被掏空了，

要麼工作/上學，要麼消費，然後手起刀落，斬釘截鐵地摒除其他的可能性。

香港政府和地產商攜手合作，

生產大量倒模的「豪宅」與商場，不單大而無當，而且數之不盡，

我們從小就活在抑壓又擠迫的空間裡，

拘促而單調的環境使我們的孩子過早失去想像力。

阿姆斯特丹的晚霞染成醉紅，雲海似遠若近，教人看得痴迷，
絳氣下縈薄，白雲上杳冥。

心裡湧現久違的情愫，遺忘庸俗煩憂，那是純粹的安寧和樂。

快樂，可以無關金錢與喧鬧。

[1] 薛俊良：《思維鍛鍊法》，2008年4月，p29

[2] 《亞洲周刊》2009年5月3日，「寂寞不寂寞」林沛理

原文出處：

<http://atsuna.xanga.com/713100159/%e8%a5%bf%e6%ad%90%e9%9a%a8%e7%ad%86%e3%80%82i-was-never-less-alone-than-while-by-myself/>